



枕碧楼丛书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整理标点

■
沈家本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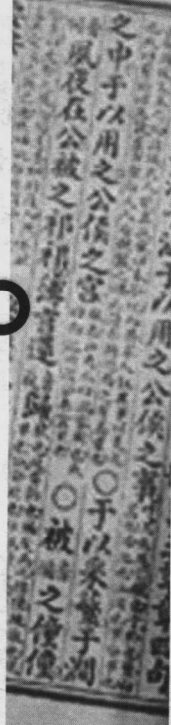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杜尚·莱丛书

THE DUCHAMP
LE BOOK OF
DUPLOI
OR
THE BOOK OF
DUPLOI

THE DUCHAMP LE BOOK OF DUPLOI



枕碧楼丛书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整理标点

■
沈家本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枕碧楼丛书/ (清) 沈家本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3

ISBN 7-80198-416-1

I. 枕… II. 沈… III. 古籍-汇编-中国-清代 IV. Z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892 号

枕碧楼丛书

沈家本 编

责任编辑: 王润贵

责任校对: 韩秀天

特约编辑: 沈厚铎

责任出版: 杨宝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BJB@cnipr.com

电 话: 010-82000891 82000860 转 8108

传 真: 010-82000891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31.75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576 千字

定 价: 58 元

ISBN 7-80198-416-1/D·356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枕碧楼是中国近代法律之父沈家本先生于京城治学所用书斋，藏书约2万余册。《枕碧楼丛书》则是沈家本先生晚年心怀将孤本旧钞“公诸天下”，“长留于天壤”之愿，“检旧藏钞本”所编丛书。丛书所收12种旧钞本，皆“世所罕见者”。其目为：《南轩易说》倦圃曹氏旧钞本、《内外服制通释》绣谷吴氏旧钞本、《刑统赋解》毘陵董氏钞本、《粗解刑统赋》璜川吴氏钞本、《别本刑统赋解》、《刑统赋疏》江阴缪氏钞本、《无冤录》朝鲜钞本、《河汾旅话》旧钞本、《河南集》日照许氏钞本、《花溪集》日本钞本、《来鹤亭诗集》四库馆原本、《玉斗山人集》四库馆原本，内容涉及经义、法律、诗文辞赋、杂记，其中法律文献占有6种之多。

《枕碧楼丛书》编于1910年，历时3年而成，其间始终由沈家本先生亲自督刻督印。书成之1913年，沈家本先生仙逝。1990年，中国书店以沈家本先生四世孙沈厚铎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所存之《枕碧楼丛书》木版，重印此书惠泽士林。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标点此本，以流播学界，同年得“中国政法大学发展基金”资助。2005年，整理本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最初参加整理标点的人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列，下同）：王秀红、孙旭、刘斌、李雪梅、沈厚铎、陆昕、郑显文、杨育棠、南玉泉、徐世虹。

参加审订的人员有：王秀红、孙旭、李雪梅、沈厚铎、陆昕、杨育棠、南玉泉、徐世虹。郭瑞卿博士也参加了部分审订工作。其中孙旭、李雪梅、杨育棠、南玉泉、徐世虹承担了审订部分他人原稿的工作，王秀红、孙旭、南玉泉、徐世虹并兼电子版的修改。

最终审订统稿：徐世虹。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2005年6月20日

枕碧楼丛书自序

天下之物，以有用于世为贵。世苟知之，知而能用之，使物果足以副所用，则遂为有用之物矣。若有用之物而置诸无用之地，乌足贵？今夫书，物之至贵者也。藏书又名之至贵者也。挟至贵之名储至贵之物，天下称之，而其病则有二焉：一、失之贪多，贪多则鉴别不清，真伪杂糅。四库全书存目所鉴别而灼见其为伪者，不知凡几。不肖书估，捏造以牟重利，而藏书家不察焉。此藏书家蒙其诟，其病人受之。一、失之固秘。固秘则孤本旧钞视为希有，什袭惟恐有失，不以示人。即或着诸目录以炫他人，而原书则度之深宫严宇之中，虽至友亦不获一睹，此正所谓有用之物置诸无用之地者，其病书受之，而人亦未尝不蒙其诟也。夫书之用，可以考古制，征故事，决群疑。其为一家之言，则古人之微言大义时亦存焉。丁部之集，尤易销亡，发潜阐幽，后人责也。窃谓藏书之家有二便焉，举藏本之精要者，叙厥源流，编成目录，风行于世。好学之士，得就目录中择其所必用者，乞代缮写，不惮烦渎，力任钞胥，由是一家之书可变而为数家之书，且可为数十百家之书，流传遂广，则此书不第为世知并为世用矣。此其便一也。传写固佳，刊刻尤善，其为宏编巨帙，集资困难。若数卷之书以至十数卷之书，算字无多，勾工尚易。一付剞劂，则孤者不孤，秘者不秘，以一人好书之心，推之天下人好书之心，其心至公，其事斯溥，寻常之深藏固秘而等于无用者，如是则皆有用矣。此其便二也。夫私诸一人不若公诸天下人，此理之显然者也。私诸一人，而设遇刀兵水火之劫，归于无何有之乡，虽欲私之而不可得，此事之难料者也。则何若公诸天下，或此亡而彼存，或彼亡而此存，犹可希冀长留于天壤，岂非幸事哉。余抱此愿久矣，庚戌辛亥之间，始检旧藏钞本陆续付刊，初意仿知不足斋之例，分若干集，世变猝来，此事多阻，蹉跎日月，仅成此

编。凡得书十二种，皆旧钞本世所罕见者，庶以免固秘之病。龄颜神衰，庚续无力，姑存此虚愿而已。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七十四叟沈家本

总 目 录

序

枕碧楼丛书自序	(1)
南轩易说 曹氏旧钞本	(1)
内外服制通释 绣谷吴氏旧钞本	(44)
刑统赋解 毘陵董氏钞本	(107)
粗解刑统赋 璜川吴氏旧钞本	(140)
别本刑统赋解 此本从上本分出	(153)
刑统赋疏 江阴缪氏钞本	(169)
无冤录 朝鲜钞本	(228)
河汾旅话 旧钞本	(276)
河南集 日照许氏钞本	(300)
花溪集 日本旧钞本	(337)
来鹤亭诗集 四库馆旧钞本	(406)
玉斗山人集 四库馆旧钞本	(461)

曹倦圃旧钞本

南轩易说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南轩易说》三卷

内府藏本

宋张栻撰。案曹学佺《蜀中广记》载，是书十一卷，以为张浚所作。考浚《紫岩易传》其本犹存，与此别为一书，学佺殊误。朱彝尊《经义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见。又引董真卿说，谓已阙乾、坤二卦。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之，仅始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然卷端题曰《系辞》上卷下，而顺父序称，鲁人东泉王公分司廉访章贡等路，公余讲论，尝诵伊川《易传》，特阙《系辞》，留心访求，因得南轩解说易系，缮写家藏，倘合以并传，斯为完书。乃出示知事吴将仕，刊之学宫，以补遗阙，使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同传于世云云。是初刊此书，亦仅托始于《系辞》，溶所传写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未有钩摹旧本三小印，一作《谦》卦。一曰赣州胡氏，知顺父即赣人。一曰和卿，盖其字也。昔尹和靖语学者祁宽曰：与其读他书，不若专读《易》，与其看伊川《杂说》，不若专看伊川《易传》。又曰：一日只念一卦，闲时看《系辞》。《周易程氏传》止于卦而不及系，非不及也，以《系辞》为《易大传》，不暇及也。然易系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如此，不传奚可？伊川议论虽间见于遗书，而终未完，学者惜之。至元壬辰，鲁人东泉王公分司廉访章贡等路，公余讲论，因言辞谢衰病家食数年，从事于《易》，尝诵伊川《易传》，特阙《系辞》。留心访求，遂得南轩解说易系，缮写家藏，好玩如宝。圣人之言，无有师保，如临父母，钦哉钦哉！倘合以并传，斯为完书。乃出示知事吴将仕及路学宿儒议，若命工刊之学宫，以补遗阙，使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可乎？将仕洎诸儒复命曰：斯文也，盖有待于今日也。后之学者，幸莫大焉。顺父承命，校正敬录，以付匠氏，并序其概于后。是岁季冬既望，赣州路儒学学正权管学事胡顺父序。

《南轩易说》五卷抄本，起《系辞》天一地二节，至《杂卦》传止。朱竹垞《经义考》云：十一卷，未见。是传本甚希。董真卿，元初人，已言乾、

坤阙。此本从胡顺父本写出，胡本刊于至元壬辰，与真卿约略同时。但称易系，是原无六十四卦，此本无上传之半，盖又残缺矣。南轩先生为胡五峰宏门人，五峰《易外传》一卷，载《五峰集》。自《屯》至《剥》，多引史事。董真卿言：南轩先生易说，学本五峰胡氏，以周、程为宗，然周、程言理，胡征史，其宗旨微不同。此五卷中言理多而征史者绝少，与五峰《外传》宗旨不合。特未知亡卷内所言何如耳。程《传》言：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数五上，初未移其次第。朱子《本义》始连天数五一节移于大衍之数一节之前，此书次第与本义合。能研诸侯之虑，不解“侯之”二字。当必以为衍文，亦与《本义》合。是其书用《本义》本也。其《杂卦》注云：《易》之《杂卦》，乃言卦画反对，各以类而言，非杂也。又云：《杂卦》乃以其类相生，惟《乾》、《坤》、《坎》、《离》、《小过》、《大过》、《中孚》、《颐》八卦无反对，此圣人之精意，惟穆伯长、老苏、明之诸家并不达此，则其所推重者不独周、程二家。伯长，穆修字，其易说不传，语无可考。东坡易传绍述父书，老苏之语自在其中。朱子尝驳苏氏之说，而南轩之意甚推重之。南轩与朱子为友，而立说不苟同如此。注中谓郑康成溺于纬书，乃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二篇，而孔安国又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此皆芜秽圣经者。是图书之说亦所不取，与谈汉学者之宗旨殊矣。原本首卷有曹溶、钮菜翁、吴城、绣谷亭续藏书四朱记，卷中有吴城敦复各朱记，卷首又有翰林院印。曹倦圃晚年自号钮菜翁，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静惕堂书目》。吴焯，钱唐人，字尺凫，构亭，曰绣谷，自号绣谷老人。其长子名城，字敦复。此书卷末跋语云：静惕堂古林书目有此，此即其藏本也。从湖州书贾得之，识数语以志喜。当为吴敦复所记。后亦有绣谷亭续藏书朱记，当为敦复续获之本，故以续藏为别。以此推之，此书原为倦圃所藏，后归吴氏。乾隆间四库馆开，城弟玉墀恭进书一百数十种，此书当即在其中。四库目录于各书中注明浙江吴玉墀家藏本，皆为其所进之书，而此书独注云内府藏本，殆编录之偶误欤？书曾入四库馆，故有翰林院印。胡序末有钩摹三小印：一作《谦》卦，一曰赣州胡氏，一曰和卿。并同总目所说，知确为当时真本。此流传之踪迹可以考见者也，不知何时流落人间。同治甲戌余于厂肆见而购归，虽系残帙，实有宋说易者之一家。四库本既未流布于世，各家书目暨各丛书亦罕见此编，付诸手民，庶不至终沦于蠹蠹。原本分五卷，馆本并《序卦》、《说卦》、《杂卦》为一卷，故作三卷。兹仍五卷之旧。第原题曰南轩先生张侍讲易说，今改定曰《南轩易说》，从馆本也。

宣统庚戌春二月沈家本跋

《南轩易说》卷一

《系辞》上卷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阳数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阴数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于天者成于地，者成于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数，所以成变化，行鬼神，昆虫之出入，草木之生死不外乎！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一、三、五、七、九者，此天数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者，此地数三十也。合天地之数乃见五行，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故天一生水其性阳，而地六之阴以成之。地二生火其性阴，而天七之阳以成之。天三生木其性阳，而地八之阴以成之。地四生金其性阴，而天九之阳以成之。天五生土其性阳，而地十之阴以成之。此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合地数三十，此天地自然之数五十有五也。夫天地自然之数，盈虚消息，往来不停，变化虽妙，而数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谓鸱化为鹰，雀化为鸽，林木乃茂，草木黄落，可以历数推而迎之者，此天地之数有以成其变化也。鬼神虽幽而数有以行之，若其神句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时、各治其职者，此天地之数有以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大衍之数，本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五十者，以五在五十之中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虚一为用也。譬之土分，旺于四季而不可见。《神农书》云：脾脉不可见，见则人必死。由此观之，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止于五十者也。夫棋以虚其一，故善奕者莫能军。万二千五百五十有五为一军，惟其所奇者五人，所以军之变无穷也。天有十干，而辰有十二，此其所以善历者莫能穷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止于四十有九者，非不用一也，方其初也，而一已在其中矣。其道生于一，立于两，成于三。揲蓍之法，虚一为无用之用，所以象道之用。四十九，数会而总之，所以象道之未判。分之于左右手，离之以为二，所以象两者，不止于两仪也。凡所谓两者，

无所不象也。挂一于指所以象三者，不止于三才。所谓三者，无所不象也。揲之以四，分蓍而揲之，皆以四四为数者，所以象四时也。归奇于扚，归其四之余蓍合于挂者，所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再扚，再归奇也，两也、三也、四时也、闰月也，皆自然之数也。五岁再闰者，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迟，一岁一周天，以全数言之，则一年行三百六十度，余有六度。一岁之间所剩六度，又有六小月，是十二日也。三年之中，凡三十六日，故闰一月，又剩六日。五年之中积二十四日，加此六日，故五岁再闰。揲蓍之法归此三之奇数共成一，扚与闰同也。揲蓍法者，用蓍草四十九，分为左右手，左小指内挂一茎，先以左手内四茎之数留，其余如未遇四即留之，复以右手内四茎数之，又以其余并左右手余作一处，仍以小指内所挂一茎凑之，如此，则第一揲若非五即九也。留下第一揲，所余者蓍只将余蓍依前揲复分左右手，亦以所挂一茎凑之，第二揲不四即八也。第三揲亦如前，其数亦不四即八也。每爻三变，然后成一爻。第一揲不五即九，第二揲不四即八，第三揲亦不四即八，此所谓十有八变而成卦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次三、次二俱得八是也。此得纯坤二折。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次二、次三俱得四是也。此得纯干一单。两少一多为少阴，初与二、三之间，或得四，或得五，而有八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九，皆为两少一多也。此得巽、离、兑。两多一少为少阳，初与二、三之间，或得九，或得八，而有四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五，皆两多一少也。此得震、坎、艮。善揲者看左手即知右手，第一揲左手余一，即知五也。左手余二，亦知五也。左手余三，亦知五也。左手余四，亦知九也。第二揲左手余一，即知四也。余二，亦知四也。余三，即知八也。余四，即知八也。此观天数乃知地数，每以两手揲，其余各以其所挂凑。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此特论《乾》、《坤》二篇之策，不论六子之策。夫揲蓍之法，三者俱少为老阳，而三少之余凡三十六，故阳爻有三十六数焉。总乾六爻，则是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也。三者俱多为老阴，而三多之余凡二十四，故阴爻有二十四数焉。总坤六爻，则是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总乾坤之策则为三百六十，总六十四卦则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以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以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此皆自然相当也。一岁之内，举成数而言之，故以《乾》、《坤》之策当三百六十为期之日也。自《乾》、《坤》终于《坎》、《离》为上篇，自《咸》、《恒》终于《既济》、《未济》为下篇也。此二篇有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居其半。故《乾》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一百九十二爻，共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坤》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一百九十二爻，共

计四千六百单八策也。以《乾》之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合《坤》之四千六百单八策，都总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也。以象万物之数，是度之长短，量之多寡，天之星辰，皆不逃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然此特《乾》、《坤》老阴老阳之数耳，而《震》、《坎》、《艮》为少阳之数，少阳之数七也，四七二十八，每爻二十八，一百九十二爻积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巽》、《离》、《兑》为少阴之数，少阴之数八也，四八三十二，每爻三十二，一百九十二爻积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共总少阴少阳之数，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大抵《易》之数不离七、九、八、六，《乾》之策九四、九三、十六，《坤》之策六四、六二、十四，《震》、《坎》、《艮》之策七四、七二、十八，《巽》、《离》、《兑》之策八四、八三、十二。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分而为二，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归奇于扚。凡四营然后成一爻，每爻三揲，则十八变以成其卦也。自此衍而信之，则八卦之象可以窥天地之数。自此触类而长之，则一卦可成六十四卦。道之奥妙其原本于天也，然道自此而显。德行之尘迹其原本于人也，然德行自此而神。其粗可以出同民患，故可与酬酢。其精可以赞化育，故可与佑神。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大而天地散而万物举，皆囿于造化之道而为其推迁者也。然变化岂能自运邪？有神以行其变化者也。故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变者自无而出有，化者自有而归无。日月之往来，寒暑之叠运，雷霆之震惊，风雨之散润，以至山岳之鼎峙，江河之流注，草木之荣枯，虫鱼之出没，无非变化之道有以为之枢机。然变者不能以自变，有神以变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变化之道者，疑若窥测其妙也。然能知神之所为而已，至于阴阳不测者，此又非知变化之道者所能知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者无形之圣人，而圣人者有形之《易》。故《易》乃圣人之道，而圣人者乃尽《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为圣人可也，指圣人以论《易》亦可也。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辞也，以言者尚之则言无不当矣。化而裁之者《易》之变也，以动者尚之则动无不时矣。象其物宜《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则可以尽制物之智。极数知来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则可以穷先知之神。人能言以尚其辞，动以尚其变，制器以尚其象，卜筮以尚其占，则人皆可以为舜，涂人可以为禹，此无他，以其得

圣人之道故也。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世之君子，将欲有为而建功立业，将欲有行而进用抚世，诂可不问之以言，播之天下，传之四方，故民之从之速于置邮传命，不啻如响之应声者，以圣人之言，不以远迩而有间，不以幽深而罔测，凡物之来干我者，近在眉睫之间，远在八荒之外，莫不知之，自非尽《易》之至精安能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三五，天地参而伍之义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共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此参天地之数而成其行伍所以为变也。以天之一而错于地而生水，以地之二而错于天而生火，以至天三错地而生木，地四错天而生金，凡此者谓之错其数也。老阳之数总于九，老阴之数总于六，以至少阴之数总于八，少阳之数总于七，凡此者谓之综其数也。人能参伍天地之数以通其变，则水、火、木、金经纬于天地之间以成天地之文者，能成之而使之无亏矣。人能综错天地之数以极其数，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见天地之曠以定天地之象者能定之而无疑矣。自非尽《易》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至精犹有所思也，惟《易》则本无所思；至变犹有所为也，惟《易》则本无所为。无思无为如鉴也，然形至则应。如谷也，然声至则应。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极天下之至神也。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深者理之奥，能极深则天下之志果有不通者乎？几者事之微，能研几则天下之务果有不成者乎？然深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其穷理之奥，而天下之好恶、取舍、从违、去就，揆之以理，莫不一以贯之而无所遗也。几之所以成天下之务者，以其察事之微，而天下之得失、利害、成败、存亡，图之于微，莫不预为之计而无所废也。然深也有待于极，不极则不能造其至；几也有待于研，不研则不能穷其精。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可以指其方隅而言之也。至于神，则不疾而速，初未尝疾而速也，感而遂通者乎。不行而至，初未尝行而至也，寂然不动者乎。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夫自至精至变而造于至神，自惟深惟几而造于惟神，其原皆自于以言者尚

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皆可以至于圣人之道，故终之以此。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务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此尧帝之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推此以敬授人时者也。武王之访箕子，以陈洪范，以立九畴，演此以相协民居者也。万物所听者命，命此而已。万物所由者道，道此而已。而《易》果何为哉？未尝赘亏于其间也，未尝损益于其间也。易之开物，则因其数之自生者从而与之开也。如出乎《震》相见乎《离》，说言乎《兑》劳乎《坎》，俾之流通而无所壅遏者欤。《易》之成务，则因其数之自成者从而与之成也。如制礼于《履》，作乐于《豫》，明政于《贲》，设教于《临》，俾之就绪而无所坠废者欤。夫开物则物咸得其性，成务则物咸有成功。凡道之在范围之中者，莫不冒之而无所遗，此《易》所以用数而不役于数者欤。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惟天下之数能开物也，故圣人用之，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惟天地之数能成务也，故圣人用之，其几足以定天下之业。惟天地之数能冒天下之道也，故圣人用之，其神足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甚哉，天地之数。所以成变化，行鬼神，大而日月寒暑，微而草木昆虫，未有不冒于此者。圣人之意以谓青黄黼黻吾固见之也，谓天下皆离娄可乎？金石丝竹吾固闻之也，谓天下皆师旷可乎？将欲家至户则而形之于言，则言有不可传者。将欲雄编大策而载之于书，则书有不可尽者。于是生蓍立卦而着其六爻之义者，是乃示天下后世以天地之数者也。故蓍之四十九，其分其挂，其揲以四，归奇于扚，运量无穷者，此圆而神也。卦之六十四，或奇或偶，有大小之异，别阴阳之殊，致吉凶已定者，此方以知也。至于六爻，或征而吉，则以动而有功者，贡于人也。或征而凶，则以动而有咎者，贡于人也。其得失存亡，忧虞悔吝，杂然贡于人而均获其利者，此六爻之义交易而贡于人也。夫蓍之四十九，乃衍天地之数也。卦之六十四，乃备天地之数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乃通天地之数也。圣人以此而示天下之人，其心休焉。一疵不染，涤除澡雪，无遑遽之劳，无怵迫之患，退藏于密，恬淡无为，是乃善与人同患者也。非以蓍卦六爻济斯民之患而洗心退藏者乎。大抵厥初生民不知多寡也，圣人为斗量以畀之，则不必为之较龠合，而民咸知其多寡矣。民不知轻重也，圣人为权衡以畀之，则不必为之较锱铢，而民咸知其轻重矣。夫民之于吉凶其甚于多

寡轻重也，圣人之为之蓍，为之卦，为之六爻，以济民行，使天下之人咸知其是非、利害、得失、臧否，吾又何必营为以忧其故邪。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乃吉凶与民同患者乎。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古本缀上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一段。说者云：屏思虑而安其厥躬者，圣人同患于民而不汨其身也。察安危以存其古训者，天下知其吉凶而均获其利也。如此，天下之民皆即蓍之神以知其来，可以探赜而索隐，可以钩深而致远，见不见之形，抽不抽之绪，三揲而一爻具，十八变而一卦成，衍忒以是而决，臧否由是而着，此神以知来蓍可以穷天地之数也。即卦之知以藏其往，可以鉴古昔之兴衰，可以察前日之得失。尧舜致衣裳之治，汤武成炳虎之文，考《明夷》而知箕子，观《既济》而知高宗，囊括太始，包裹太极，此知以藏往卦可以该天地之数也。能尽此以推之天下与来世，乃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今夫伏羲之始作八卦，神农之制耒耜，黄帝之迎日推策，尧之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夏禹之连山，成汤之归藏，文王之重卦，武王之洪范，孔子之十翼，皆觉之于心，悟之于性，其聪所以闻天下之不闻，其明所以见天下之不见，其睿则默识心通、不待教而能者乎。其知则神解意悟，不待学而知者乎。夫聪明睿知，则智周乎万物，必思道济天下，此神武而不杀俾民知惧。无有师保，如从父母，甲兵不施，刑措不用，而人为君子之归者，此圣人济民行者乎。今夫变化之推迁，阴阳之运量，七宿轸转，六甲内驯，无非天之道也。祸福之倚伏，利害之相摩，进退存亡，吉凶悔吝，无非民之故也。圣人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所谓天之道固已明之也久矣。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所谓民之故固已察之也熟矣。奈何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昧于消息盈虚者，又乌能明于天之道邪？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暗于得失利害者又乌能察于民之故邪？圣人忧之，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乃所以为天下后世设也。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数；龟，动物也，足以见天地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兴之，惟圣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赞于神明者，所以兴其蓍也。钻之七十二而置之前者，所以兴其龟也。天下之民，其终不倦而乐于有为，夙夜不忘而勇于有行者，以其有蓍龟以前之也。圣人深居简出，利用安身，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测之患，神明其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神。

夫自太极既判，两仪肇焉，故阖户之坤所以包括万物而得阴也，辟户之乾所以敷生万物而得阳也。即乾坤之一阖一辟，所以谓之变。即乾坤之往来不穷，所以谓之通。夫乾坤者生成万物之体也，变化者乃乾坤生化万物之用也。其覆载范围之中，可得而见者谓之象也，可指其形者谓之器也，有圣人制而用之，所以谓之法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不可测者，谓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而太极乃阴阳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而太极乃刚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太极乃仁义之中者乎。此太极函三为一，乃皇极之中道也。是以圣人作《易》，所谓六爻者乃三极之道，故三才皆得其中，是乃顺性命之理也。爻自太极既判乃生两仪者，在天为阴阳，在地为柔刚，在人为仁义。虽曰阴阳不可指为阴阳，虽曰柔刚不可指为柔刚，虽曰仁义不可指为仁义，乃仪则具存而有对代者也。夫有两仪，则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与八同道，四与九相友。存一而六具，有二而七存，有三而八着，有四而九生。此七、九、八、六乃《易》之四象。天一之水，得六而居北，于卦为《坎》。地二之火，得七而居南，于卦为《离》。天三之木，得八而居东，于卦为《震》。地四之金，得九而居西，于卦为《兑》。是以《坎》之数六，去三而余三，此三画之《乾》所以生于西北。《离》之数七，去三而余四，此四画之《巽》所以生于东南。《兑》之数九，去三而余六，此六画之《坤》所以生于西南。《震》之数八，去三而余五，此五画之《艮》所以生于东北。乃四象生八卦也。及夫八卦既具，则《乾》之策乃四九三十六策，《坤》之策乃四六二十四策，《震》、《坎》、《艮》之策乃四七之策也，《巽》、《离》、《兑》之策乃四八之策也。道之妙也，由是而显；德之粗也，由是而神。可与佑神，可与酬酢，则吉凶岂有不定者乎。吉凶既定，则知其利之可兴，害之可除。伏羲之兴网罟，神农之制耒耜，黄帝尧舜之垂衣裳，与夫帝之所兴、王之所成、所以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无非本于此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夫《易》有太极，而降以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易》之兴乎世，圣人之兴乎《易》，《易》之所以垂之天下后世者也。虽然，物固有法象，至于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物固有变通，至于变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时。水火固着明矣，然垂象着明惟在天之日月